



演習

從眼前罩著黑布的洞口望出去，四周一切都多了層濛濛的距離感。陽光從樹葉縫隙篩落，錯雜的影子自地面爬上低矮的欄杆、花圃地。林承邑下意識轉頭，想看往其它地方，卻發覺此刻微小的挪移也可能使自己失去平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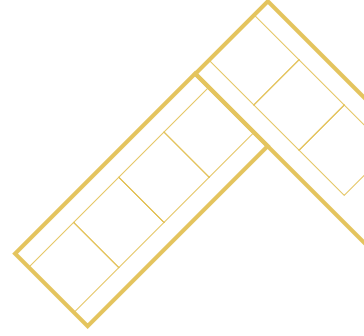
他踏穩腳步，感覺像踩在軟綿綿的地毯上。林承邑支撐著笨重身體，揮揮左手，向右看，用稍微奇怪的姿勢點頭。

「小朋友你們看！」一個有活力的聲音喊，後面幾個小小身影開始變大。周圍隊伍裡，有孩童牽著母親的手走遠幾步，又回頭依依不捨地說再見。

清澈真誠的眼神在林承邑的胸口注入暖流，那是他將孩子的臉和鮮豔衣著看得最清楚的時刻。更多時候，即使他留意著調整角度，也不見得能把每個小孩納入視野裡面。

身旁的人來來去去，在陽光的曝曬下，林承邑胸口的暖流變得更燙了。他極目看向遠處，嘗試轉移注意力，恍恍惚惚間，在兩點鐘方向的柵欄後面，林承邑看見一座像是冰山的東西。

白色山形起伏橫空矗立，其中幾處被挖出洞。林承邑沒有花



時間辨識那究竟是什麼，他開始想像自己身處極地，周遭草木失去生息，陽光沒有溫度。他一邊做著活潑俏皮的動作，忽略汗水走經眼窩時引起的搔癢感覺，再一次瞄向白色的山，日照正好曬在斜面，炫光穿過黑布，依然稍稍刺眼。

兩隻直立著身軀的鳥從洞裡走出。林承邑嚇了一跳，他愣愣注視著，企鵝模樣的生物移動，跳水，他甚至聽見水花噴濺的聲音。林承邑伸手碰觸身旁同事的手臂，壓低音量：「我出現幻覺了。」

戴著童趣高帽子的同事歪歪頭，並沒有聽見他說話。由於身旁人群與他們距離近，林承邑只好作罷。他扭扭身體，不敢再看向冰山方向。四周嘈雜的話語聲幾乎不曾間斷，但此刻，都被阻絕在外。

接著便是劇烈的暈眩與反胃，一個半小時之後，當林承邑在員工休息室迷迷糊糊地醒來，身體依然擁有清晰記憶。他按揉太陽穴，坐起身，正對著一顆巨大的企鵝頭。那是他稍早現身眾人面前的模樣，但到這時，他才首次觀察布偶頭套的細節：白色毛

羽從頸部順著頭骨向上蔓延，從寬到窄，至眼睛處停下，黑與白的比例恰好均分側臉面積。當林承邑留意到鑲在黑鳥喙上的白色塊，結束工作的邱卉蓁恰好開門進來。

她抱著一堆亮黃色背心，身上衣服有幾處被汗浸濕，變成深灰色。見林承邑臉色凝重，邱卉蓁隨口問道：「企鵝，還好吧？」

林承邑顯得更加激動，卻又似乎顧慮著什麼。邱卉蓁坦率地問：「你擔心上班第一天就被開除？」

他搖搖頭。林承邑猶豫許久才說：「我好像看到企鵝了。」

「在哪裡？」

「園區另一側，很像冰山的地方。」稍稍停頓，他用靦腆的語氣繼續說：「因為很熱，我試著用想像力讓自己抵達極地。」

「是不是很蠢，但最後，我居然看見企鵝從我想像的冰山走出來。」

邱卉蓁聽著林承邑描述事情經過，隱約流露出笑意。她盡量維持平靜語氣：「冰山的確是假的，但企鵝是真的。」她往前走，拿起桌上的企鵝頭，「牠們是非洲來的，相比之下，我們被熱死的機率還比較高。」

呆呆望著認真解釋這些的邱卉蓁，林承邑雙耳不知不覺染上緋紅。他坐在原處尷尬地笑，拋出只有自己年紀的人會有的，乾淨青春的笑容。

「怎麼每次都找這種的。」門口不知何時站了一個高瘦男

子，頭髮過長而凌亂。但他渾身散發自在氣息，表現得像那是他特別設計的造型。

「說好要保持禮貌。」邱卉蓁說。

男子聳聳肩，和林承邑對眼：「那我帶你去逛逛，以示禮貌。」他刻意強調最後二字，試圖激怒邱卉蓁。

兩人一前一後靜默前行的過程，林承邑垂著頭，眼前是男子的雙腳。色澤洗淡的牛仔褲，褲管遮蓋一小部分的類軍靴。鞋緣沾附的泥土深淺不一，難以分辨新舊。林承邑想說些什麼，卻難以打破沉默。

他們在園區幹道走了約莫五分鐘，漸漸轉入歧出小徑。繞著外環，男子時不時張望四周鋪磚瓦的道路、花圃，偶爾撿拾地上的紙屑垃圾。突然，一隻巨大的白孔雀，在距離兩人僅幾步之遙處降落。基於驚嚇，他們定住不動，但白孔雀仍以敏銳的感知唸地展開毛羽，在身後攤出一面純白精緻且華麗的扇形。

牠的眼神冷冷的，看起來像瞪視著他們。

「牠是逃出來的嗎？」林承邑小聲問，顯得不安。

男子噗嗤一笑，伸手搭著林承邑的肩膀，說：「這樣才夠野生啊。」他輪流指往不同方向：「斑馬，獅子，羊駝，還有那座池子裡面，像是石頭的，其實是河馬。」他從腰包翻出一張摺成四等分大小的園區地圖，遞給林承邑，悠悠補上一句：「放心，這些都被關著。」

林承邑接過紙，摸出折痕處的鍍膜已暴露出內裡，觸感斑

駁。他斷斷續續地閱讀上面的資訊，一邊跟上男子腳步。兩人沿另一側的外圍道路走，朝大門方向靠近，鄰近休息室時，與一名飼育員擦肩。

「你看到什麼？」男人突然停下步伐，嚴肅地問。

林承邑一時傻住，愣愣地回答：「他嗎？餵動物的？」

「是人沒錯吧。」

林承邑瞪大眼睛，轉身確認剛才路過的身影。對方手提水桶，正朝他們來時的方向走，白上衣搭配連身漁夫服，背影正漸漸變小。他微微皺眉，因為不理解男人的意思，表情顯得僵硬。

「我只是擔心，你會以為自己又看見企鵝了。」男子大笑，但很快便收斂笑意，繼續往前走。在將抵達休息室的路口，他突然轉向，輕巧道別。林承邑還沒反應過來，就只剩自己留在原地。

左側正好是被雲遮住部分的太陽。林承邑的半邊身體發燙，風吹，便聞到身上的汗臭味。他匆匆窩進休息室，沒有預期日日重複做著類似的事情，時間會以相當迅速的體感過去。

暑期打工第二週的尾聲，林承邑在與平時相差不遠的時間出門。他騎著車，筆直朝西南方前進，沿途道路寬敞而無車，陽光已然熾烈，胸口與肩胛迅速地滲出汗。林承邑不知不覺催緊了油門，最後提早許多抵達園區。

然而員工停車場卻已近全滿。林承邑單肩勾著背包，懷著困惑走往休息室。正要進門，邱卉蓁撞出來，手裡抱著一顆灰灰髒

髒的布偶頭。

「直接去會議室。」她用後背頂住門，匆忙地說。

在行政區三樓走廊盡頭的會議室，比林承邑想像得更明亮寬敞。他看著多數未曾謀面的同事依部門分區坐下，部分已穿上印有大大標誌的園區背心。主任獨自坐在最前方，面對台下，低頭閱讀手裡文件。他的頭髮和林承邑印象中一樣稀疏扁塌，且總不太願意眼鏡沿著鼻樑緩緩下滑。

距離開園時間剩五十分鐘，林承邑動動身體，重新坐正。主任抬頭確認到場人數後，便起身預備報告。

「很抱歉臨時召開會議，但我們有此刻非得面對的問題。」主任面色凝重，他的眼尾下垂，看起來不太有精神，卻也因此顯得誠懇。

他攏了攏手中文件，繼續說：「不曉得大家記不記得，六十年幾年前那場嘉南地區的大地震？」沒等大家回答，他照著資料唸：「專家評估地殼能量積累已到達極限。也就是說，近期有極高機率，在該地區會發生相近等級的地震。」

會議室裡一片靜默，林承邑也分神去聽後方兩台老舊冷氣，運轉時的低沉頻率。過了一會，才陸續有人開口，語氣充滿不以為意。

「不曉得聽這種說法幾次了。」

「臺灣哪天不地震？」

「九二一之後蓋的房子沒這麼容易倒啦。」

幾個聽來有點年紀的聲音，無意間鬆綁了現場的氣氛，空氣重新流動，職員們的耳語也參雜其中，隨著氣流散逸到各個角落。討論繼續，林承邑的身體越來越傾斜，最後他完全抵住椅背，無意識地轉動起座椅。

旋轉的力度差點將他放在大腿上的手機甩出去。他被嚇得清醒，確認過螢幕上方亮起的數字後，俐落地按掉畫面，又重新挺直身體。

主任出聲打斷眾人的喧鬧，他的肩膀比剛才更往外擴一些，語氣也更穩定：「畢竟我們是南臺灣最大的動物園。」

「腹地廣大，怕沒地方跑嗎？」一個響亮的聲音從最末排傳來。

「什麼時候才要處理冰山？」

橫空降下的問句，被主任忽略。他清清喉嚨，「我們該擔心的，是動物有太多地方可以跑。」主任環視眾人，「參考日本的經驗，我思考了能做的事情。」

他的話音剛落下，前方投影幕隨即亮出一張園區地圖。上頭，獅子區被畫上大紅圈，四周標有繽紛的畫記。

林承邑稍微迴身，瞄向坐在自己斜後方，被喚作「阿新」的男子。他直直盯著台前，臉上幾乎沒有表情。

接著主任短暫消失在眾人視野裡，當他再次出現，手裡抱著方才邱卉蓁從休息室帶來的布偶頭。林承邑這時終於認出那張灰撲撲的臉，是一隻獅子。本來蓬鬆柔順的鬃毛被壓出一個平面，

毛髮裡混雜著小塊小塊色澤更深的橘，像是人的頭髮有沒能卸除的髮膠沾黏。

「從下週開始，請大家配合。」主任說，順手將投影片切至下一張。他不知不覺加快語速，想完整地介紹一遍自己構想的地震演習計劃。

日期，時間，地點，人力配置與目標……，主任的提案項目詳細，包括如何與鄰近的消防單位合作、分工，他都預先規劃好，一一羅列。

投影亮光將不同字樣輪流印在他的臉上，筆畫隨其面部起伏拗折。主任繼續說話，防災相關的字詞接續飄過。完成報告時，會議室瞬間被靜默充塞。台下員工張著圓眼，似懂非懂，沒有人做出明顯的反應。

「你，當獅子。」走到林承邑面前，主任如此宣布。

「面試時，你說以前在這裡有很多美好回憶。」主任臉上漾起誇張的笑容，「相信你很樂意參與。」

眾人齊投射過來的目光，令林承邑相當害臊。他尷尬地笑，就像默認主任所說的話。而主任似是忘記還未宣布會議結束，逕自向林承邑交代起細節。幾分鐘過去，注意力本已相當渙散的人群裡，有人大聲報時。在些微的混亂中，先是一個人起身，連帶其餘員工也跟著躁動，三三兩兩地接續離開。

會議結束在不甚清楚的狀態，只有林承邑被耽擱得久一些。他緩緩走回休息室，一邊用手機搜尋「嘉南烈震」四個字。率先

出現的一段文字裡，有他熟悉的地名。繼續往後讀，林承邑毫無預備地看見家鄉的名字。

迎面兩個裝滿水的大盆，打斷他的思緒。盆子佔據休息室走道，分別浸泡著獅子布偶裝的頭和身體，漂浮在表面的泡沫，正一點一點地破裂、塌陷。林承邑自然地 toward 在旁邊換裝的邱卉蓁道謝，對方卻搖搖手。

「不是我。」她將左手穿進內裡厚實的一條灰色手臂，突然語帶歉意：「當初你來應徵，沒有說要做這些吧。」

「我很好奇，這項預測的精準度有多少？」林承邑皺眉思考，「如果可以準確預知，世界各地就不會有強震又造成許多死傷的消息。」

他的嚴肅提問，讓氣氛變得尷尬。邱卉蓁靜靜看著林承邑，直到他發覺氣氛僵持困窘，連忙打破沉默，催促她上工。

邱卉蓁左右轉動身體，上下揮揮手，確保動作流暢。抱起布偶的頭，她匆匆出門。林承邑心裡仍惦記著稍早讀到的資料，看看時間，他一身便服，走出休息室，最後在企鵝區前駐足。

依他原先計畫，應要再朝前拐彎，到園區更遠一邊勘查演習路線。但當他靠近那座確實存在的冰山，內心被激起相當具體的波瀾。

透明玻璃片隔出的水域風平浪靜，在其中靈活游動的企鵝體型不大，圓圓的肚腹，讓牠們看起來像一顆一顆飛行的氣球。穿著簡便，膚色曬得黝黑的飼育員正準備餵食牠們。她雙腳踩在

冰山，就如同站在一般的土地上。林承邑湊上前，盯著看，逐漸分析出冰山的構造：水底左右兩側與後方，皆僅有約半公尺與邊壁、地面緊緊相連，中央隔出的拱形空間，表面刻意仿真，做出參差的起伏。水面之上則是平緩冰原，越往後才轉成越發高聳，曲線不規則的山勢。冰山的身體被挖開幾個洞，或封閉或相通，提供企鵝躲避抑或穿梭嬉戲。

鏤空處的冰山轉折處，有些漆色脫落跡象，此外，林承邑注意到大塊平面上，有幾處密集長出鐵灰色小點。他觀察飼育員走在上頭的腳步，猜測冰山基底是以鋼鐵鑄型，再用特殊顏料漆成如此突兀刺眼的白色。

距離幾步遠處，一個小女孩牽著母親的手，好奇地問：「牠們不會熱嗎？」

女孩母親這才意識到不對勁，她露出與林承邑起初有點類似的神情，用像嚙語般的口吻回應：「原來有這種事情。」

「今天你也負責扮企鵝啊？」完成工作的飼育員出聲，嚇林承邑一跳。他沒料到對方認得自己，未依規定穿著園區背心，使其身體不自覺地內縮。

林承邑朝飼育員禮貌點頭。他回頭看，小女孩和母親兩人已慢慢走遠。

「看到企鵝區設在戶外，不訝異嗎？」飼育員問。

「同事跟我解釋過。倒是冰山，我還沒想到理由。」

她露出的雙眼微彎，「因為人類太小看自己的適應力。還能

控制時，要讓一切維持習慣的樣子，才會覺得安心。」

「但你放心，牠們是受庇佑的一群。每個傍晚，冰山會變成沙丘，沙子會沾黏上身軀，成為印記。如此，牠們就不會忘記自己從何而來。」

「你說什麼？」

「每隔一段時間，我還得將水底沉積的沙土清掉。」飼育員沒有理會林承邑的問題，她提起腳邊的桶子，緩步離開，留下被蒙面黑布遮擋的神秘身影。

輪到林承邑上工時，他穿著企鵝布偶裝，佇立在園區中央。林承邑用誇張的動作回應遊客，一邊在腦中運作演習的路線。先是從A點開始，奔向B點，再分裂衍伸出幾條路線。他以想像執行主任列出的每一個步驟，思緒卻常被飼育員說的話給干擾中斷。

「人類小看自己。」想著想著，他脫口而出。幸好隔著厚厚棉布，沒有人注意到他的說話聲。

園區家庭日的全天班表，讓負責操偶的三人鄰近下班時，已筋疲力盡。他們全身癱軟，坐在椅子上一動也不動，只有邱卉蓁已將汗濕的上衣換掉。她皺皺鼻子，提醒林承邑週一休館日，晚點到園區沒關係。

「來得及參加演習就好，我們會幫你布偶裝準備好。」

「我們？」阿新抬頭，被邱卉蓁瞪了一眼。

林承邑坦率地向兩人道謝。他走出休息室，看到落日天色，

突然像想起什麼要事，匆匆忙忙跑了起來，在企鵝區前停留了約莫十五分鐘之久。

冰山依然是冰山，高聳造景沒有化成平緩沙地。林承邑看著眼前景象，太陽隱沒，企鵝一隻隻窩進洞穴裡。霎那間，他覺得自己相當愚蠢。

返家途中，林承邑穿越一段植滿行道樹的綠色廊道，濃密樹冠遮蔽月光，放眼所及只有亮黃色的車燈替自己開路。他越騎越快，彷彿如此能將一日發生的種種甩在後頭，讓所有跌落的紛雜心緒來不及重新攀附上車身。

粗魯而直接，但意外奏效。當夜林承邑睡得相當安穩，隔日即使未若預期地晚醒，他依然有幾近神清氣爽的感覺。

週末二日，主任特別指示要減少林承邑的班表。獲得大把時間的他，待在休息室，便查找、翻看嘉南烈震的資料，試圖辨識老照片裡的道路位置。林承邑反覆對照寫及家鄉的圖說註解與影像，同時感受親近熟悉與陌生殊異。

他關閉瀏覽器視窗，重重吐了一口氣。林承邑朝椅背抵，靠反作用力起身。換上掛在旁邊的半套裝束，沿休息室的狹窄廊道來回走動。

時緩時疾，偶爾嘗試轉身。記不清練習重複到第幾次時，阿新開門走進來。他瞥林承邑一眼，彷彿已在角落觀察許久，說：「你真是相當認真的人。」

林承邑靦腆地笑。男子緊接著問：「這種人形款式，穿起

來輕鬆多了吧？」他一邊從鐵架上抽出所需用具，趕著回工作崗位。

「但腳踩在地上的觸覺，還是很難習慣。」林承邑轉轉身體，在原地踏步。不確定門闖上前，男子是否有聽到自己說的話。

對於服裝的想法，一直到他戴上獅子布偶頭，以全套裝扮站定點，仍然沒有消失，甚至變得更加強烈。林承邑知曉自己的雙腳被厚實的布穩妥地包覆，他應當感覺安全，然而看著堅硬地面，雙腳一踏，卻像踩進海綿；明明感覺柔軟，擁有踩在雲上的輕盈錯覺，但每次移動，試圖離地的雙腳又沉重無比。

不同知覺的矛盾牽制著林承邑的腳步。經過週末的預備，演習即將開始，林承邑也相信自己能順利完成任務。

最後幾分鐘，他稍嫌吃力地轉身，看見園區豢養的獅子趴在高處石頭上，被陽光曬得相當舒服的樣子。他跟著微微眯眼，思緒逐漸散射。簡短的倒數之後，一個男聲穿過園區廣播系統，語氣急促地重複：「下午兩點零三分，臺南地區發生有感地震。目前地震已停止，請民眾及園區人員儘速離開建築物，依逃生路線疏散至空曠處。留意餘震，以防造成後續傷亡。」

透過黑布，林承邑看見一些人匆忙地走動。恍惚間，飼育員現身，一個，兩個，三個，人員間有數名穿著同款異色漁夫服的飼育員行動著。乍看像是視覺的殘影，也像無限分身的鬼魅。

右前方有個人正大動作地揮舞手臂，林承邑愣愣望了幾秒，

才意會過來。他急忙動身，剛跨出第二個步伐，就差點絆倒。他試圖保持平衡的動作顯得滑稽，林承邑甚至錯覺身後的獅子正在嘲笑自己。短短幾秒，他腦中滋長千頭萬緒，原先理想中的俐落行動，事實上難以實現。

即使布料較企鵝裝輕盈，修長的四肢省去強調動作的力氣，但頭同樣笨重，視野仍舊受限。林承邑暗自苦惱，平日他不甚記掛的幾次漫步，卻在這時發揮作用。他穩住呼吸，機靈地顧盼左右，園區地圖逐漸清楚浮現在腦中。林承邑踏出腳步，壓低身體，全身肌肉自然地依循記憶，順應地勢起伏，一張一弛。他的移動看起來不疾不徐，謹慎而絲毫沒有發出一點聲音。

長相呆萌的獅子布偶，此刻舉止完全像隻真正的掠食者。林承邑繼續前進，走過無人的前庭，幾近大搖大擺，偶爾還作勢嗅聞周遭的草木及石頭。接著，他在花圃間的木造長椅坐下，愜意地倚著桌緣休息。

在遠方看著的眾人，慢慢有些按捺不住。聽見動靜的林承邑起身，緩步走往草叢，比例過大的頭在移動中搖搖晃晃，顯露的笨拙感帶有點無辜。

當他走進預定區域，主任拿起對講機，向園區人員報告：「各單位注意，下午兩點零三分，臺南地區發生有感地震，本園區一點鐘方向，獅子區柵欄毀損，一匹公獅脫逃。重複，一匹公獅脫逃，請求支援。」

主任詳盡描述地點，指示人員就位。林承邑伸手摸摸自己

的鬚毛，突然感覺有些羞赧。他深吸氣，聽見大聲公傳出粗糙音質，具體的字句稍微模糊，但眼前眾人隨即動起來，引導由其它同事扮演的民眾離開。

一台墨綠色烤漆，用鮮豔桃紅、亮黃和白色字樣寫著園區全名的麵包車，從左側以極緩慢的速度靠近，安靜得像在水面滑。幾個手持盾牌的職員站定位，附近拉起了大網，試圖將獅子圍困在特定範圍裡。

麵包車漸漸逼近，林承邑後退幾步，停頓，觀察周遭動靜。現場嚴肅緊張的氣氛，數次因布偶顯得過於可愛的動作而鬆懈。唯獨林承邑始終緊繃，他在完整的面具妝容下，獨自專注於身體肌肉的收放，謹慎執行每一個步驟。

林承邑與相距數公尺遠的同事對望，一時抓不準行動的時機。雙方的僵持對他而言，彷彿有一世紀之久。

接著，麵包車的車窗緩緩降下，手持麻醉槍的獸醫將槍口對準林承邑。他動身，繼續往前走，不確定對方是否已經射出藥劑。林承邑愣愣地回頭，耳機裡傳來主任呼喊。

「倒下！」他照著做，相當卡頓而不自然地，先是蹲下，跌坐在地，屁股感覺到水泥地的溫熱，然後才向後仰躺，呈大字型倒在空地中央。

人群裡，幾個員工忍不住笑出來。林承邑獨自躺在地上，身體貼地的一面逐漸感覺到燙。耳機裡傳來的聲音像雜訊，他想確認情況，卻不能移動，眼珠怎麼轉，也無法看見大頭框框之外的

世界。林承邑看著眼前遮蓋黑布的小塊天空，確定等待期間，甚至連一隻鳥也沒有飛進他的視線範圍裡。

他躺在地上，回憶起緊急會議時，主任對於這場演習的解說。林承邑開始微微扭動背部，將一側肩膀聳起，腰腹出力。他順勢翻成側身，拉展小腿肌肉，接著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用手撐地，挺起身體，並且重新站立。

「在幹嘛？演習還沒結束！」主任用大聲公喊。他拿起對講機，尚未開口，林承邑就突然邁步，朝兩個手持盾牌的職員間空隙衝過去。

身著全套布偶裝，頭重腳輕，林承邑奮力衝刺，實際上速度仍不快。然而一切發生得太過突然，眾人反應未及，持盾牌的兩人一直到雙方距離已相當近，才慌張地挪動身體，站穩步伐。結果仍被紮實的力道衝擊，往後退了幾步。

林承邑放緩動作，與引發自身疼痛的對象物踩出距離。他觀察，試探似地踏出一小步，對方也如鏡像般給予回應。林承邑歪歪頭，在幾秒內流暢行動。他先將身體前傾，接著猛然迅疾地朝另一邊跑，在幾個定點大致圍出的圈裡，接連引動原先靜止的物事。

情況愈發失控，所有人忙著應付突如其來的衝撞與竄逃。主任接連的制止與指令失效之後，邱卉蓁與阿新默契地從人群中脫身，穿越封鎖線，合力抓著林承邑的雙臂。他用力掙扎，試圖甩開束縛，邱卉蓁便微微踮腳，環抱住獅子布偶的大頭。

其它人陸續加入支援，林承邑在短時間內高度活動，體力也漸到極限。他在阿新協助下，卸除厚重的頭套。主任憤憤地宣佈演習結束，指示人員收拾器材，打掃場地，將物品各自歸位。混亂平息後的現場，顯得格外安靜。

邱卉蓁與阿新兩人回到休息室，也維持著靜默。他們一邊刷洗著布偶裝上的泥土，阿新率先打破沉默。

「今天我聽到有人說，還是要用麻醉槍試試看？」

「開玩笑的吧。」邱卉蓁抬頭，露出嫌惡表情。

阿新冷冷笑了一聲，將手裡的布料壓入水中。不久後，林承邑歸來，臉色有些蒼白。他身上的衣服經過幾次汗濕又風乾，背部有一片明顯的鹽結晶。

「你早點回家休息。」邱卉蓁說。

林承邑沒有回應，他看起來有些失神。停頓一會，他才緩緩地說：「我問主任，地震真的會來吧。」

阿新瞪大眼睛看著他。林承邑持續注視著地面，接著說：「離開辦公室，我在走廊遇見飼育員。她問我，我是哪裡人。」

「飼育員？」

「企鵝區的。」林承邑和阿新對眼，又緊接著說：「還問我：『你覺得地震會來嗎？』我說不知道。」

「『那你知道那場地震嗎？』我說，最近才知道。」

邱卉蓁和阿新默默聽著，與林承邑三人陷入各自的思考。一段空白後，邱卉蓁開口問：「所以你為什麼要跑？」

林承邑歪歪頭，「我只是覺得，不應該這麼樂觀。」

「我倒覺得，最樂觀的部分，是想像大地震之後，員工會放下一切，在這裡合力圍捕一隻獅子。」阿新坐回位置上，單手把玩著菸盒。

「大家相信那個預測嗎？」林承邑問，「你們相信嗎？」

「一半一半。無論相不相信，都可能覺得這是在浪費時間。」阿新將菸盒收進胸前口袋，瞥林承邑一眼，「重點在於，有沒有在意的事。」

語畢，他起身伸展肌肉，揮揮手，一邊打著哈欠，走出休息室。邱卉蓁在後頭輕輕嘆了口氣，獨自開始收拾隔日工作所需的用品。

林承邑留在原地，身體因疲累而犯懶。邱卉蓁完成準備後，他才勉強起身。兩人一起往停車場的方向走，林承邑看著入夜的園區，突然向邱卉蓁問起企鵝飼育員的事情。

「23可是相當傳奇的角色，每個人都被問過同樣的題目。」

「相不相信會有大地震？」

邱卉蓁失笑，「是問你哪裡人。就好像能背誦出所有園區動物的原生地，只要回答過一次，她就會記得。」

林承邑似懂非懂，「為什麼叫她23？」

「企鵝區在地圖上的編號呀。」

「她跟我分享過一些關於企鵝，有點奇怪的事情。」

「冰山和沙地。」邱卉蓁微笑，「我們也都聽過那些。」

「你相信嗎？」她問。

林承邑按捏著痠痛的手臂，「她描述得好像，一切全是真的。」

邱卉蓁輕輕點頭，朝亮處看時，眼珠在周遭微弱燈光的映射下，閃閃發亮。停車場只剩下零星幾輛機車交錯站立，林承邑先目送邱卉蓁離開，自己多停留了一段時間，才踏上昏暗的回程路途。沒有預期到自己離去時的背影，在恰好走出園區的飼育員23眼裡，就像某物緩慢地沒入一池無盡的黝黑裡。

她站在原地，靜靜看著車燈紅光遠離，直到眼力所及無法看見。阿新自旁邊小門走出，隨意甩在肩上的手提袋搖搖晃晃。他看見23，反射性地點頭打招呼，便準備從她面前穿過。

「你知道夜裡，園區只剩動物的時候。」她突然開口，確認阿新停下腳步之後，繼續說：「光源熄滅，月光被雲遮擋，企鵝區的水，就好像墨汁。」

「偶爾，不曉得基於什麼原因，會有企鵝跳進去。」

阿新搔搔頭，有點不耐。

「你覺得跳下去的企鵝，都在水裡幹嘛？」

「游泳，不然呢？」

飼育員23的眼睛裡閃過一絲光，「奇怪的地方就在這。企鵝入水之後，水面很快就會恢復平靜。接著只需要一些時間，所有見證到這幕的人，甚至岸上的企鵝，全都會忘記面前無波的池子，曾經發生什麼。」

「妳不是還記得？」

飼育員23淺笑，看阿新一眼，開始走動，沒有理會他是否跟上，「牠們靜靜沒入水裡，消失了，說不定還沒人發現。」

阿新皺著眉，上前跟了幾步，準備岔開路徑。飼育員23突然回頭，說：「下次的演習，要注意看。幫我跟扮企鵝的孩子說一聲。」

「林承邑？」

「那個東山來的。」

語畢，飼育員23迅疾地走掉了。阿新懷抱滿腹困惑，於隔日上班時，如實轉述23的留言，但林承邑同感不解。

「下次演習不是還沒確定時間嗎？」他問。

「但我倒是很確定，得代替你扮演獅子。」阿新搔搔鼻尖，靈機一動，對著邱卉蓁說：「還是妳去？反正其它人也看不出來。」

一早因空間裡的棉絮引發過敏，不停打噴嚏的邱卉蓁翻了個白眼。她一邊皺著鼻子，一邊問：「要看什麼？」

「不曉得，也許是冰山。她說演習前，冰山的事會處理好。」

「會變成沙地嗎。」

「如果是這樣，你會很不捨吧？」阿新對著林承邑說，「畢竟那座冰山，有很特別的回憶。」語氣戲謔。

性格不太相像的三人，上工前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外頭天

氣炎熱，整個暑假好似複製了林承邑上班首日。太陽熱烈曝曬，站在戶外，得等待許久才有風吹來。空氣像靜止一樣，把所有熱能緊緊鎖住，包裹著萬物。

林承邑逐漸習慣在黑色鋪棉裝扮裡的體感，熟悉較省力的動作技巧。在他已完全遺忘飼育員23留言的一天，身著企鵝裝的林承邑，如常站在寬廣空地。雖是假日，但人流稀疏，移動如游離的電子。偶爾幾個小孩經過，個性內向的，會站在遠處朝他揮手；年紀太小，似乎尚無法理解眼前巨大生物者，則在父母抱著他們靠近時，猛然扭身，開始大哭。

雖然仍很難聽清遊客們說話，但依憑經驗，林承邑已能單純透過畫面，而有頗為精準的判斷與回應。

他剛接受完一個孩子的擁抱，轉身時，發現在自己所能見的範圍盡頭，有些許的騷動，並且逐漸擴大。人們移動、奔跑，不停反覆回頭，看往同一個方向。林承邑有點心急，卻無法伸手調整耳機音量。

接收器持續傳來訊號不穩的波動聲音，彼端似乎陷入空前的混亂。林承邑所能捕捉的資訊極其片段，最後，他幾乎是仰賴直覺行動。

林承邑以企鵝裝扮朝人流出現的方向走，陸續與幾名同事錯身。他們顯得慌亂，其中一人朝著林承邑大喊，揮動手臂，滿臉急躁。但他繼續往前，並非基於惡意的忽略，只是處在厚實笨重的服飾裡，他難以清楚接收訊息。

沒有走太遠，原先處於彼端的一切，便完整地呈現在林承邑面前。聚集而來的人員比他想像得多，距離風暴中心，也站得比他更近。同事們手持盾牌，幾人拉出大網，墨綠色的麵包車就位，如演習時那樣。

但所有人更加戰戰兢兢，他們半發愣，半驚惶地面朝風暴，不確定該如何行動。離開柵欄的非洲獅，正靜靜地與距離僅幾步遠的飼育員23對望。林承邑笨拙地甩動頭部，想擺脫持續傳來刺耳聲音的耳機，卻終究徒勞。

從肢體動作看來，面對眼前的獅子，她並沒有恐懼，甚至沒有逃脫的意圖。飼育員23直直盯著非洲獅，嘴裡念念有詞，無視周遭人員的低聲叫喊。

情況緊急，園方無暇釐清緣由。麻醉槍依規定早早就位，在林承邑抵達現場時，已射出原先評估的劑量。

只不過，等待牠如預想般慢慢放緩動作，接著癱軟昏厥，是極為漫長且失敗的過程。確認獅子不受麻醉藥影響後，園方決定追加藥劑，操作獵槍的人員亦在定位，忐忑地留意所有細微的動靜。

「只是看著，也好痛苦。」一組人員走經林承邑身旁。兩人言談的話語，意外清晰地傳到他耳裡。

太陽持續照在布偶裝乾淨的黑色布料上，迎光面熒熒發亮。林承邑在一定的距離之外，看著眼前景象，想要向前，身體卻沒有動作。他感覺自己被困在一個小小的圓裡，只能旁觀結界之內

發生的事情。

追加的麻醉藥劑射出，獅子的步伐隱約有些晃動。但牠隨即站穩，甚至往前走了幾步。

場面出奇地安靜，連呼吸聲都會被放大百倍。飼育員23跟著往後踩，維持住雙方的距離。突然，就在某個僵持似乎還會無限延長的瞬間，獅子不曉得被什麼給引動，朝前急衝刺，躍起龐大身軀，撲向了飼育員23。

精瘦矮小的黑色身影，在那個瞬間像一支短而脆弱的木材，被擊中節點，便拗折斷裂。林承邑無法確定獅子是否咬傷她，抑或是更命中要害。隨之而來的巨響穿越厚布，依肉眼判斷，時刻幾乎重疊。

飼育員23倒地，獅子短暫騰空的軀幹，也跟著沈沈墜落。有些深色液體灑出，又隨地心引力落回獅子的身體。隔著柵欄看，體型似乎中等的非洲獅，落下時，肉身沉甸甸的，非常紮實地撞上地面。

林承邑捕捉到這一幕，默默聯想起自己穿著布偶裝，不慎跌倒的樣子。他不再能看見23的身影，槍響之後，人們湧上，把瞬間收縮成一個小點的風暴中心徹底擋住了。

無視守則的規定，林承邑離開現場時，一邊將布偶頭套拿起。當他的臉完全暴露在空氣中，風帶來涼意，也揚起企鵝區的褐色沙土。

他站在企鵝區前，注視著眼前景象。正如飼育員23所描述

的，原先垂直聳立的冰山成為平緩坡地，企鵝們在其中嬉戲，入過水的毛羽隨著動作，沾黏上一塊一塊不規則的沙。牠們似乎相當快樂，陽光也許和其原生地一樣溫暖。

林承邑呆立許久。那座曾經讓他在想像裡抵達極圈的冰山已經不在，假期不知不覺，也進入尾聲。

當他靜默，肅穆凝望著企鵝區時，園區裡那隻巨大的白孔雀，在他身後輕悄無聲地降落。繁複華麗的扇形再次展開，純白的尾羽畫屏，在林承邑轉身望見的瞬間，將如他初次見到的那座冰山一樣炫目耀眼。

梁綉怡



個人簡介

一九九六年夏天出生，臺南人。師大國文系畢業，現就讀北藝大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喜歡劇場、聽團，迷戀現場發生的事。曾獲桃園鍾肇政文學獎、臺中文學獎，作品散見社群媒體及刊物。

得獎感言

謝謝讓這一切成為可能的，來自各方的守護。謝謝角色們陪我度過無數個困局時刻，容我引渡現實，也能返身以虛構抵擋真實存在的傷害。

我對角色並不仁慈，但我愛他們。但願他們在我創造的世界裡，覺得自己擁有還算深刻的人生。

此時我能夠想像林承邑穿著半套獅子布偶裝，滿身大汗，與我並肩，我們一起安安靜靜坐著吹風的樣子。我獲得了一點點的安心，決定在往後的長路上，繼續實踐所有小小的但重要的事。

作者敘事與想像力十足，是一篇需要慢慢咀嚼才能逐步貼近其背後心理與外在存在的哲思小說。

「演習」最後成真，布偶與動物園的動物連成一氣。何為真？何為虛？彷彿在窘困之下，追問虛實是沒有意義的。小說設定在動物園，人穿布偶裝，擬仿成動物，細節細膩，捕捉心理到位。敘事的對話很有現場感。最末寫出年輕人駐足原地的茫然感，對存在處境難以掙脫的現實。人生如這座動物園，彷彿眼前所有的道路都被封閉了，再也無法前進。



AWARD
LITERATURE